



二百三十七武功
二百二十三武功

類函
百三

1加
427
103



門 4 3
號
卷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廿一日
由諸君山田一人
所購以贈資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二

武功部十七

不撫士 乞師

縱敵 質子

勞人 救援

將交惡 退散

善敗 敗將

不撫士一

增唐書哥舒翰傳曰翰為人嚴少恩軍行未嘗恤士飢寒有啗民樵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樗蒲飲酒彈箏篪琵琶為樂而士米糲不饜帝令中人袁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即斥御服餘者制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鑄如故 五代史曰范延光反遣牙將孫銳掠滑衛銳輕脫無謀兵

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
大熱皆不為用 又曰蔡王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
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剗剔支解使自食其肉
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

不撫士二

原 覲酒 乞襦 左傳吳申叔義乞糧于公孫有山氏云
與禍之文 覲之注 慈然罪飾備也 覲邪視也 言已與彼
禍之人同得視之 不得飲言吳王夫差不撫士也
宣帝仲達兵士寒凍乞襦帝不與或曰王府故
儒可以賜之帝曰儒者官物人臣無得私施 躡鞠
芻豢 漢嫖姚將軍霍去病少貴不省士其從軍上遣
大官齎數十乘而士有飢色其在塞外卒乏糧
不能自振去病尚穿地躡鞠注穿地作鞠室鞠以皮為
之實以毛躡而戲 楚子反攻秦士卒分菽糧而食

將軍芻豢黍稷戰 敗母閉門不納 將不省兵 傳衛懿公
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皆曰使鶴 鶴 未嘗撫眾 不
實有祿位予焉能戰 下是錯策 鶴 未嘗撫眾 不
恤小人 安謂曰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乃集諸將以
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也將益恨之 弱志關
羽善待卒而驕士大夫張飛麥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不撫士三

增 損糧以漁利 唐書長平王叔良傳武德初鎮涇州捍
是大饑米斗十錢叔良不 倡優蒲筍相娛樂 傳曰天
恤士損糧以漁利下皆怨 倡優蒲筍相娛樂 傳曰天
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于河池因言哥舒翰忠義有素
而病奪其明監軍者將以倡優蒲筍相娛樂 傳曰天
鉞禱米日不厭而 高鹽直賤帛估 晉卒長源傳曰董
責死戰其敗固宜 高鹽直賤帛估 晉卒長源傳曰董
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日以法治之眾始懼軍中請出
帑帛為軍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孟叔度希冀又償
武功部 不撫士

直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斤舉軍大怒或勸
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厚賜于軍軍乃安長源曰異時
河北賊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忍為眾怒益甚長源
性剛不適應變又不為備纔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
肉食其地以去又程日華傳曰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
宗以倉昇疆武前刺史李固烈與惟岳姻屬即守岳德
忠令日華往諭之固烈請還恒州既治裝悉帑以行軍
以去怒曰馬瘠士飢死刺史不棄毫髮恤吾急今刮地
給故繒陳綵又皇甫縛傳曰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
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鑄指所著韓曰
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
責士皆曰反虜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革挽
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
軍中以氣自任銜之
不撫士四

增疏唐辛替否疏曰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
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迴無所出軍旅
驟敗莫不由斯

縱敵

增三國典略曰侯景晝息夜行追軍漸逼使謂慕容紹
宗曰景若被擒公復何所用紹宗乃緩之 晉書載記
曰王陵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鴛從弟末杯
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入壘門為勒獲勒質末
杯遣使求之於疾陸眷文鴛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
一人故縱成擒之寇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 唐書李

軌傳曰薛舉遣兵來侵軌遣將敗之悉虜其衆軌縱還之李贇曰今力戰而俘又縱以資敵不如盡坑之又薛仁貴傳曰仁貴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微卿我且爲魚前日殄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至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州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耶 遼史曰余覲率千餘騎叛入金天祚遣知奚王府事蕭遐買北府宰相蕭德恭等將所部兵追之及諸間山縣諸將議曰主上信蕭奉先言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覲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

余覲他日吾黨皆余覲也不若縱之還即給曰追襲不及

縱敵二

原長寇 狎敵 傳隨軍實而長寇 一縱 七縱 一日縱敵
 諸葛孔明事 下 玩寇 勞師 不縱不武 不擊何
 俟有敵而不縱不可謂武 趙穿曰裏脩德其避
 聞疆而退 以秦伯脩德晉其避之 成師 敵不可縱
 寇不可玩 患生 聊固吾圉 罔敵我師 軍旣失謀
 寇將得計

縱敵三

武功部

縱敵

增時不重得唐書康承訓傳曰賊罷勛欲乘勝攻承訓或言蓋月宜息衆力農勛父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敵時承訓方攻臨洺間勛計追還兵伏以待勛軍皆市人黨而狂未陣即奔相蹈藉死者四萬留賊爲富貴作地又劉巨容傳曰巨容遷山南東道節度使大敗黃巢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慶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

勞人一

增唐書哥舒曜傳曰李希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 又李光弼傳曰史思明蔡希德攻光弼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 通鑑元紀曰劉深征

八百媳婦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溪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

勞人二

原苟人罷而不恤 則魚爛而可憂 苟無城惡之虞 盍念民罷之戒 警備結完國雖無患 役能罷葬人則不堪 恃陋無虞楚雖克莒 亟城不取秦亦敗 梁 苟失其防城郢必聞吳入入楚也 不得其備溝宮豈免梁亡 雖安必思危備欲俾於天險 而民不堪 命患亦生於土崩

勞人三

增市物繼屬於屢遞子背望於道唐書魏徵傳曰徵上疏云此者疲于徭役

關中之人勞敝尤甚繼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

番上復列驅任市物繼屬于屢遞子背望于道

四鎮左屯安東姓又狄仁傑傳曰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

出調度之費徂以寢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

杆軸空費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曠者多

勞人四

增疏唐狄仁傑諫征伐疏曰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朱

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豈不欲慕尚虛名

蓋憚勞人力也

增詔唐李贊皇一品集賜王元達洪敬詔曰由此孽童

致茲暴露然儉狃孔亟周宣興六月之師淮夷未寧公

旦有三年之役事非獲已諒匪勞人

將交惡一

增唐書馬燧傳曰初燧與李抱真不協李晟和之乃復

與抱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

使盧元卿為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

真亦請兼隸于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

不成大功 五代史曰李唐賓與朱珍威名略等而驍

勇過之珍常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

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忿夜走還宣武珍單

將交惡

騎追之交訴太祖兩惜其材為和解之 又曰末帝以賀瓌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於行臺晉軍迫瓌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瓌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 八編類纂曰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

將交惡二

原廉蘭

寇賈

史記廉頗曰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我

原廉蘭 寇賈 史記廉頗曰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我
 每將後于帝坐相謂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
 遂交為歡 不以私憾 何以私怒 魏張遼屯合肥孫
 走投私憾忘義率眾與遼破權 吳甘寧廚下兒有過
 升堂乃出廚下兒寧許不即還寧齋酒縛于桑樹自挽
 弓射殺之畢勅船人增纜解衣卧蒙大怒擊鼓會兵欲
 政寧蒙母徒跪曰至尊待汝如骨肉何私怒甘寧蒙
 即與蒙俱見 寧船笑曰老母待卿食寧嗔戲曰負卿
 母歡宴永日 休欲罪達 濬常疑渾 達節曹休曰達
 性剛侮易諸將不可以為督魏略曰休怨達遂呵使勅
 武州拾泉使達曰為國作豫州不為拾棄使與休更相

表魏書云休欲罪達達絕無言 晉王濬等伐吳濬不
 受濬節度濬先平吳後論功先後因不平濬子濟亦數
 毀濬然後相見其相疑如此 二卿相惡 兩虎私鬪
 左傳卻至曰楚有六間其二卿相惡二
 賜酒諭釋唐書郭虔瓘傳曰虔瓘與安撫宣慰十姓
 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眾以虔瓘獻宿將當捨嫌窒
 隙戮力國家宋史高宗紀曰紹興五年劉光世韓世
 忠張俊入辭命升殿以光世世忠
 有隙賜酒諭釋之皆感激奉詔

將交惡三

增且願兩虎勿復私鬪南史韋叡傳曰胡景畧與前軍
 畧一怒自嚙其齒皆流血畧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鬪 睇目
 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畧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鬪 睇目
 相視不交一言儀與李光弼俱為牙門都將一人不批

能雖同盤飲食常睇
 目相視不交一言

將交惡四

增奏議唐陸贄奏議李建徽陽惠元兵馬狀曰四軍按
 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
 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
 養寇蓄奸而忿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
 遞怒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

乞師一

增春秋提要曰乞者卑遜自屈之辭又曰乞不保得之
 辭 穀梁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言乞也

武功部

乞師

乞師二

增左傳曰僖公二十六年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
 又曰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
 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且先君
 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
 亡何為 又曰成公十六年卻犛如衛遂如齊皆乞師
 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洋卑讓有禮故 又
 曰成公十七年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又曰成公十八
 年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又曰襄公二十四年齊侯將
 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啟疆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

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遂啟疆如楚辭且乞師 又曰哀
 公二十四年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
 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
 周公願乞靈於臧氏 唐書顏真卿傳曰真卿加河北
 招討採訪使安祿山及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
 萼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為金城清河西鄰
 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
 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眾公因而撫有以為腹心
 他城運之如臂指耳真卿為出兵六千 又辛謹傳曰
 龐勛反攻杜悛於泗州謹曰事急矣獨出可以求援乃

與楊文播李行實夜踰淮坎岫登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大將袁公昇等曰賊衆我寡不可往謹拔劍瞋目呼曰泗州陷在朝夕公等被詔來乃逗留不進欲何爲且失泗則淮南爲寇場公詎能獨存耶吾今斷左臂殺君去推劍直前厚本持之公昇僅免謹望泗慟哭帳下皆流涕厚本決許付兵五百謹曰足矣徧問士曰能行乎皆曰諾謹仆面於地泣以謝衆既叩准有人語曰賊破城矣謹將斬之衆爲請謹曰公等登舟吾赦其死士遽登已濟愒亦出兵表裏擊賊大敗謹入人心遂固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謹

請復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柵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詣浙西見杜審權圍凡十月乃解卒完一州初謹求救也過家十餘未嘗見妻子得糧累二十萬 又王重榮傳曰重榮懼巢復振憂之與楊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帥師從之遂平巢

乞師三

原 告急

恤難

乞旅

藉兵

武功部

乞師

乞師

晉伐鄭鄭子駟如秦乞師曰大國在敝邑之宇內是以告急同恤社稷之難傳楚子囊乞旅于秦漢陳藉從田橫藉兵注藉借也

出送

重辭宋圍華氏華登如楚乞師華緇以車五十乘犯師
出不必勝也 七日之哭 一宿之行 申包胥詣秦乞
師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音水漿不入口七日而得
兵為一宿之魏政韓使陳筮如秦乞師曰事急矣公雖
侯怒曰冠蓋相望告敝邑言未急何筮曰急將變

乞師四

增使百輩往乃許唐書劉仁恭傳曰仁恭為葛從周等
救克用為侵邢洛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將攻滄州仁恭
中瓦橋全忠環滄築而溝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復
從克用乞師使蠟丸乞師通鑑唐紀曰昭義節度使
百輩往乃許 蠟丸乞師 孟方立以潞州十萬人
屢募主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于邢州大將家及富室
皆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 審誨因人心不安使武鄉
于李克用請復軍府于潞州

乞師五

增詩唐耿漳代宋州將淮上乞師詩曰脣齒幸相依危
亡故遠歸身輕百戰出家在數重圍上將堅深壘殘兵
闕落暉常聞鐵劒利早晚借餘威

質子一

增左傳曰明怒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
穀梁曰誥誓不及五帝詛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
伯

質子二

增左傳曰定公三年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

武功部

質子

子為質焉而請伐楚 前漢書高帝紀曰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及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為質 又陳湯傳曰湯上疏言康居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訟湯功臣上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漢書明帝紀曰永平十七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唐書薛登傳曰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并為邊害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

子短臣謂願克侍子可一切禁絕武后不納 又南蠻傳曰高駢遣浮圖景仙攝使往南詔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酋望趙宗政質子三十入朝乞盟請為兄弟若舅甥 通鑑唐紀曰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于朱全忠以妻子為質 又曰錢鏐命顧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為質鏐命其子傳璫為全武僕與偕之廣陵

質子三

增交質

兩屬

左傳曰王子狐為質于鄭

漢書鄯善國傳曰樓蘭遣

質子

鄭公子忽為

質子

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
 師兵威不敵當即遺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
 通詔捕樓蘭王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之間不
 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
 因使候不其親匈奴樓蘭無益不孝左傳曰信不由衷
 自是不對晉人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
 國亦對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
 則亦為信其若王命也何說隗囂諷師道曰五年復遣
 且是為信其若王命也何說隗囂諷師道曰五年復遣
 來歙說不考今也侍書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
 子恂隨歌詣闕唐書李宿道傳曰蔡平又遣比部員
 外郎張宿嗣令割地質子宿請曰公今歸國為宗姓以
 尊卑論之叔父矣不也一也十年傳壽臣二百餘州
 天子屈稱今反狀已暴止猶許內省宜遣子入宿衛
 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隗囂捐子馬超背父子恂
 三州遣子弘方入侍之馬超所殺以子為質以女
 入侍後黨反光武誅之俱為曹操所殺

為質唐書陸長源傳曰劉正臣攝平盧節度使遣使道
 而歸質糧焉又尉遲勝傳曰勝本王于闐國安祿山
 反勝使弟曜攝國事身率兵五千赴難國人固留勝勝
 以少女為質而行肅宗嘉之拜特進兼殿中監

質子四

增必唾其面史記趙世家曰秦伐趙趙求救于齊齊曰
 強諫太后明謂左曰復言長實兒虎口通鑑唐紀
 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實兒虎口通鑑唐紀
 犒軍錢二十萬緡于錢鏐且求鏐子為質將妻以女次
 子傳確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真兒虎口傳確曰紓國
 家之難安敢發請更以他王為質康王不名諸使者詰
 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質
 金人異之乃使王納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

救援一

試功課 救援

增左傳曰隱公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史記孫臏傳曰齊使者如梁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竊載與之齊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臏臏辭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捲即拳也救鬪者不搏搤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

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魏書傅永傳曰齊將陳伯之侵逼壽春公准為寇詔遣永為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往援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彭城王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

武功部

救援

擊伯之頗有克捷 又裴駿傳曰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眾應之殘破諸縣來襲聞喜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危臣子致命府君今爲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赴賊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 唐書曰突厥圍煬帝雁門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徃應募謂將軍雲定興宜先後吾軍爲數十里使其晝見旌旗夜聞鉦鼓以爲大至則可不擊而走之不然知我虛實則勝敗未可知也從之突厥候騎見其軍來

不絕果馳告始畢可汗曰救兵大至矣遂引去 又辛謹傳曰謹學詩書重然諾走人所急居揚州慨然常有濟時意龐勳反攻杜愔於泗州謹聞之挈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愔素聞其名謹亦謂愔可共事乃請還與婁子訣同愔生死時賊張甚眾皆南走獨謹北行謹至愔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 通鑑唐紀曰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謹言於杜愔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徃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謹舟輕行疾力闕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
狐綯甲辰至潤州見北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
陷謹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十人與淮南
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 又曰吐蕃圍鹽
州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
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
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
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
大破之 五代史曰邢州孟遷降梁為晉人所圍太祖
遣王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

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為救兵至乃退 又曰契丹圍
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
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李存審獨以為當救曰願假臣
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 梁
紀曰石敬瑭徙鎮天平不受命曰太原地險而粟多吾
當內檄諸鎮外求援契丹可乎 通鑑宋紀曰儂智高
進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
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徇而轉
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脩守備城得不陷 又
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於岳飛

飛遣牛臯徐慶援之臯至遙語金將曰牛臯在此爾輩
 胡為見犯眾愕然不戰而潰 又曰趙彥呐進屯青野
 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
 救之半夜載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
 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
 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弇州史料
 曰開平王卒於軍李文忠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
 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賊東攻大同甚
 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為疑文忠按
 劍叱曰關外之事吾得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

救援二

原犄角 左傳戍子駒支曰晉禦其上戎亢其下
脣齒 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
竊軍符 絕糧道 無忌橋命令
絕糧道 如姬竊軍符于魏王卧內矯發晉鄙軍以救趙 吳楚
堅壁不射 請于帝 帝詔曰使使請救于周 亞夫堅壁不出 梁
戰罷兵 後漢馬武王霸而退擊大賊之 奔 擊壁 賊
布至謂諸軍曰 元德布弟也故相救布好解今植裁
營門射小支中則諸軍皆罷 一發中之諸軍皆伏遂罷
兵此亦宜僚 宗伯哀敗 大國救災 禮宗伯以澹
盟者會財以救若宋災也 不救則取 不救而勞
穀梁諸侯相滅亡齊不相救則桓公貶之 後漢書世
祖擊赤眉耿純伯山營在前去眾營數里賊夜攻純純

選敢死士出賊後擊破之世祖明旦與諸將至營

勞純曰昨夜困乎大軍不可夜動故不相救也

請從簡書不俟詔命敬仲言于齊侯請救邢以從簡

書通鑑唐紀曰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

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

車 霽雲斷指 處讓截耳 霽雲如臨淮告急賀蘭進

明初無出師意又夢霽雲壯士欲留之為大饗樂作霽

雲泣曰睢陽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

設聲樂置義不忍獨饗雖食不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

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五代史曰劉處讓少為張萬

進親吏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處讓求

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拒未能出兵處讓乃于軍門截

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聞者以附晉也奈何不顧其急

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州 觀望莫肯救 遷延不敢

之曰義士也願請死晉王州 觀望莫肯救 遷延不敢

行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 以李光弼傳曰北邙

之敗朝恩羞其策謬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

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填為元振讒死光

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

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有問其母以解嫌疑

倍道至河中 間道詣興元 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

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歛軍資與懷光皆來懷光書夜治

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軍

尚欲遷延崔縱先策資財度河謂眾曰至河西悉以分

賜眾利之西屯蒲城有眾五萬 下詳不俟詔命注

援三

奉漏甕沃焦釜 春秋後齊語曰秦攻趙長平齊楚救

子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計齊楚之計

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計齊楚之計

楚是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 出兵相犄角

唐書哥舒曜傳曰李希烈自率兵三萬圍曜築甬道屬

城矢集如雨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

武功部

援

河南都統李勣 聲聞數里 通鑑唐紀曰馬舉將精兵出兵相犄角 道渡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不測眾寡級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眾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迴退保黃柑遺敵 通鑑宋紀曰余入長徐城泗州之圍始解 王彥敗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關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撤高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

救援四

增詩唐杜甫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詩曰奇兵不在眾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退散一

增周禮春官肆師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助牽主車恐為敵所得也

退散二

增左傳曰閔公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三國典略曰周武伐齊齊主親戰東偏頗有退者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進曰大家去齊主以淑妃奔高粱齊眾人潰軍資甲杖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在陣死者八千餘人 唐書李密傳曰王世克陰索貌類密者使縛之既兩軍接埃霧囂塞世克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克督眾疾戰使索類密者過陣諜曰獲密矣密軍亂

退散

遂潰引騎遁武牢衆稍散 又郭子儀傳曰子儀與光
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
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
首迎王師 又曰乾元元年詔大舉九節度師討安慶
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
容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收衛州進圍相州戰
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
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
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航橋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
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 又哥舒翰傳曰翰與

崔乾祐戰士棄甲奔山谷及陷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
百餘軍爭濟艘輒沉至縛矛盾乘以渡喧叫震天地賊
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壘士馬奔蹙相壓迫少選
壘平後至者踐之以入 五代史曰徐懷玉從龐師古
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全一軍行收散卒萬餘
人以歸 兵略纂聞曰宸濠反官兵方破省城王守仁
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
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旣聞省城已破脅
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
計其數

退散三

一肯 三北 孟明敗秦伯曰大夫何罪且吾不以

知我親在故也 棄甲 倒戈 華元棄甲復來三戰三北鮑

於後 大崩 重罪 大崩曰敗績於吾師前徒倒戈攻

魏志 令曰司馬法將軍死每有前一尺無知一寸故趙

括母乞不坐是知古之將軍疲于外而家罪于內其令

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周禮 喪師 覆師 喪

以師徒何 席卷 瓦解 宵遁 宵潰 敗 敗 逗撓

再敗有罪 七遇皆北 且越有罪曰再敗軍師也 輒亂

旗靡 風聲鶴唳 齊師敗晉尉視其輜輿望其旗靡故

石以八萬拒之大敗堅師擊衆奔潰投江水 商周不

敵 蔡衛不枝 傳商周之不敵 知難而退 聞疆而

退 軍志曰知難而退固將先敗 軍有敗謀 師無成命 既

未知兵 何以爲將 此無遺鏃之費 彼有倒戈之

功 戰士不能深入 大夫無乃淺爲 授再衰三竭

之鼓 呼再戰再北之師 晉人拔數奔之旆 衛侯

去甚敗之旗 有令出征且期後勁 無剛嘗寇遽見

出奔

退散四

增 粉潰 海錄碎事曰白羽 聲如崩山 通鑑宋紀曰全

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

之職薪燔肉更迭休息乘全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

武功部

退散

三

三

三

三

而以生兵夾擊之金 無一人禦敵 又曰金韓萬不陷

節度使梁方平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繞橋而遁

河至方平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繞橋而遁

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

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

能渡哉遂 每退必赭其地 又曰契丹主伐元吳元吳

陷滑州 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吳以未

軍既集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契丹主猶將百里每退必赭

其地契丹馬無 退散五 望棧口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憚包羞

唐周太元彈李聽疏曰委貝州而不守燒劫無遺

敗將一

增衛公兵法曰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相親而

各述已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

擊不知而擊之者敗地利不得而足多戰院者敗勞逸

無別不曉車騎之用者敗規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

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絕澗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正不

分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

敗將二

增史記刺客傳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

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懼乃獻遂邑

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 後漢書鄧禹傳曰禹與赤眉
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勅曰
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
妄進兵禹慙于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微戰輒不利
又馮異傳曰鄧弘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
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兵
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鄧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
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 又蓋延傳
曰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渡泗水
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 宋書曰王元謨代守碣磔

江夏王義恭召令還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還
至歷城義恭與元謨書曰聞因敗為成臂上金瘡得非
金印之徵耶 唐書高仙芝傳曰祿山反仙芝副榮王
東討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封常清敗還
仙芝急乃開太原倉悉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
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令誠因言其逗
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眾仙芝棄陝地數百里
股盜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 又郭子儀傳
曰安祿山反克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滴水
上賊安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

收潰卒保武功待臯於朝 又房瑄傳曰瑄用春秋時
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
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
才數千不能軍瑄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
又李聽傳曰史憲誠既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
遷延不即赴魏遂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拒
守聽不得入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驚潰死
失殆半輜械盡棄之聽晝夜馳以免 又李師道傳曰
師道欲知吳元濟虛實遣劉晏平間道走淮西元濟日
與宴厚結權晏平歸以爲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居內

與妻孥戲博必敗之道 又張介然傳曰祿山反授河
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劇居民孳夥而太
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日賊已渡河車騎蹂騰煙
塵漫數十里日爲奪光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
凡旬六日城陷 五代史曰劉彥貞之兵施利刃以拒
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
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 徐岱奉天記曰大
將唐漢臣劉德信高秉哲合統兵一萬屯於汝州三帥
各領本軍城小卒衆教令不一軍進至薛店更無它路
又不設支軍賊謀知之乘霧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矛

資糧山積馬萬餘蹄皆沒焉 通鑑宋紀曰慶曆四年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辱請斬於塞下以示西人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五年三月甲戌朔以王瓊貪縱不武敗師誤國責授濠州團練使 弇州史料曰燕兵起命李景隆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為推輪親送之江許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多物故鮮存者而存者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怏怏不肯為之下而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者皆唯唯不能吐片語而退景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乘燕王之攻大寧遂進

薄北平築壘九門為長圍以困之王還師自救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之師復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荆關時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

敗將三

原 賈軍 失屬 死寇賈軍之將賈敗也 責功 補過

增 滅死 除名 晉書曰張駿為涼州牧西域長史李

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
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死論群心咸悅 隋書曰宇
文述進軍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乙亥
文德復遣使為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
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
因其詐而還眾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止九軍
武功部

敗將

敗結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

軍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十七百人帝大

怒以述等屬死將畔敵宋書殷孝祖傳曰時賊據

吏除名為民死將畔敵宋書殷孝祖傳曰時賊據

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

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使射者十士擯射

欲不斃得乎是日于陣中流矢死海鏢碎事曰將軍

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為中國羞并畔敵謂不敵當敵也

原困獸猶鬪棄甲復來荀林父敗晉侯將殺之士

則死之困獸猶鬪况國將有敗謀軍無成命不

相乎下宋華元事

可以師何以為將七軍皆沒匹馬無返于魏志

傳曰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于樊又遣于禁助仁

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海錄

碎事曰孟明之敗歲在庚午星在降婁唐書薛仁

匹馬騎輪無返者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郭待封擊之

蕃入寇命為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州屬其下願違

節度仁貴約齋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獲進至烏海

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眾二十

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仁貴歎

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申脰就鞅蹴

西方鄧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敗

足入絆注見受**原**陵心竊慕此參肉足食乎李陵

孟不向會稽之耻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讐

報魯君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爾伍參欲戰孫叔敖

之肉其足食乎既謀之不臧盍死而無悔疏勒

井竭將軍未降恭居延矢窮都尉已沒李楚殺得

臣再世不競秦用孟明卒復東征亦既敗軍未及

楚殺子玉不能死寇猶望秦用孟明

敗將四

武功部

尚書員外郎

敗將

增獨與二十四騎還後漢書鄧禹傳曰禹與車騎將軍

馬獨與二十四騎還鄧禹擊赤眉遂為所敗眾皆死散

如積晉書陸機傳曰成都王穎討長沙王乂假機都督

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威未嘗有也長

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

積焉如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唐書屈突通傳曰通

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通乃傳餐食文靜因

文靜詰朝大戰破壁顯和以士疲乃傳擊其背顯和

遂潰通勢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勞

勳將士未嘗不流士死麻草又房瑄傳曰瑄分三軍

陳壽斜戰不利瑄欲持重有所向重孤尾又曰吐蕃

中人邢延忠從戰故壯士死麻草

沒為甲門敗懦者垂孤尾棄馬絕城而出宋史徽宗

于其首以表孤之性怯

藥師與高世宣楊可世等襲燕蕭幹以兵入援戰

于城中藥師等屢敗皆棄馬絕城而出死傷過半用

六甲法又欽宗本紀曰金兵圍京城郭京用六甲法盡

京托言下城作有敗氣燕州史料曰張玉率所部從

法引餘兵遁去有敗氣燕州史料曰張玉率所部從

二十萬軍真定玉請單騎覘之還謂秉文不能訓其眾

且有敗氣急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玉曰

彼眾而諸我銳而整胡不相當也燕王顧玉而笑謂

必從若吾倚若一人足辦遂前薄真定大敗其軍

敗將五

增文唐李華弔古戰場文曰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

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感兮生死決

善敗一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善敗

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其賢也相與從之咸奔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 唐書李靖傳曰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 又李嗣業傳曰高仙芝為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而大食乘勝諸賊銳於鬪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為後計 又李希烈傳曰希烈反滑汴副都統劉洽率軍十餘

萬戰白塔不利夜入宋州賊驟勝徑薄寧陵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彥昭視曰君輕我耶取紙自為書洽得書曰健將存西吾何憂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

善敗二

原不亡 自若 善敗者不亡 吳漢字子顏諸將見戰械帝數曰吳公差偏 增德 脩政 皆趙衰曰秦師又人意隱若 敵國 增德 脩政 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亦能軍 終奮 孟明舟敗後增脩德政重施於人 亦能軍言雖軍敗身傷翼 鄭敗王師視射王中膏王 亦能軍言雖軍敗身傷 武 功 部 引 盤 負 引 卷 三 百 一 十 善 敗 天

所敗異乘馬步走至迴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堅壁約
期復戰大破于嶠底降男女八萬餘人帝聞之璽書勞
異曰始雖重翅回谿終能為後圖收餘燼秋街亭
奮翼通池可謂收之桑榆兵亮曰欲減兵思過則功可翹
敗後或勸諸葛亮更發壯兵亮曰欲減兵思過則功可翹
足而待於是考徵勞勲壯烈引咎責躬以為後圖民忘
其敗背城借一合餘察傷夷補卒乘復成軍益
治軍唐書段秀實傳曰高仙芝計大食羅四羅斯城會
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眾非仁也嗣
業慚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又馬燧傳曰汴將李
靈耀及詔遂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靈耀多張旗
幟以犯王帥忠臣之兵潰而西將遂歸燧止之益治軍
亡卒復振收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二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三

武功部十八

劍

七首 斧鉞

原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集韻曰鐔劍口
也 字林曰璣劍鼻也 方言曰鞘謂之室 說文曰
韜劍衣也亦曰撓 周官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
吳越之劍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地氣然也 龍魚河
圖曰流州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為昆吾石冶其石成
鐵作劍光明四照洞如水精割玉如泥 又曰劍名飛
揚 管子曰葛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三

劍

為劍鎧矛戟此劍之始也 又曰羽劍珠飾者斬生之
斧也 孫卿子曰桓公之慈太公之闕文王之琢莊君
之忽闔閭之干將莫邪巨闕辟閭皆古良劍也 尸子
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 初學記
曰周官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 臘謂兩刃 兩從半之 脊
兩面殺 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 莖謂劍火人之 中
其莖設其後 謂從中以消火之 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錡謂之上
制上士服之身之四其莖長重七錡謂之中制中士服
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錡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其後楚
有龍淵秦有太阿工市吳有干將鑞耶屬鏤越有純鉤

湛盧豪曹魚腸巨闕諸劍 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與歐冶子同師闔閭使造劍二枚
曰干將二曰鑞耶鑞耶者干將之妻名干將作劍採
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候大同地陰陽同光金鐵之類
未肯淪流干將夫妻乃斷髮剪指投之鑪中使童子二
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
陰曰鑞耶而作漫理干將 魏文帝有飛景流彩華鋒三
劍 見典 吳有白虹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六劍 見崔豹古
今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當敵則斬於甲盾 戰國策曰
皆出於冥山棠谿墨 此天下名器也 見列 古者天子二
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
隸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帶劍無事不得帶劍 見賈禮
之所興也劍之在左青龍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 見春

武功部 尚書類聚卷之三十一 劍

秋繁 舊制上公九命則劔履上殿儲君禮均羣后宜劔
烏升殿或云漢魏儲君制不納烏則知劔履上殿久矣
漢儀諸臣帶劔至殿階解劔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
用玉首賤者用蚌金銀玳瑁為雕飾見周禮漢武
內傳曰西王母帶分景之劔上元夫人帶流黃澤精之
劔 山海經注曰汲郡冢中得銅劔一枚長三尺五寸
今所名干將劔明古者通以錫銅為兵器 又曰君子
之國其人衣冠帶劔 **增**玉海亢倉子曰蜚景之劔威
奪白日氣成紫蜺 又續志注曰漢舊儀乘輿帶七尺
斬蛇劔古今注高祖為亭長提三尺劔及寶劔故儀因之 廣雅曰燕支

蔡愉干勝墨陽並稱名劔 楚詞曰執棠谿以拂蓬乘
于將以割肉

劔二

原左傳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 **增**詞林海錯曰荀
子劉以獨鹿棄之江鏤同 **原**列子曰衛孔周其祖
得殷帝之寶劔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其一曰含光視
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
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
焉若有物在莫識其狀其觸物也寂無有聲而物不疾
三曰宵練方晝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影騏

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傳之十三世
矣 又曰宋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弄七劍迭躍
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
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刃切玉如泥 莊子曰昔
趙文王喜劍莊子曰臣聞大王喜劍臣有三劍惟王所
用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天子之劍以燕谿石
城為鋒齊代為鏑晉衛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鉞統以
渤海帶以常山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之劍
以智勇士為鋒以精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
士為鐔以豪傑為鉞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庶人之

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相
擊於前此無異鬪雞一旦命以絕矣今大王有天子之
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 呂氏春秋曰荆
有飲飛者得寶劍於江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而兩
蛟夾繞其船飲飛攘臂袂衣拔寶劍赴江刺蛟殺之荆
王聞之任以執圭 說苑曰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玉
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吳越春秋曰越
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
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
取純鉤示之薛燭矍然望之曰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湖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三
四
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煥煥
如水將釋見日之光王曰客有賣此劍者有市之鄉三
十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
王之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
吉日良時兩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爐天帶裝炭太
一下觀於是區冶子因天地之精造為此劍取湛盧視
之薛燭曰善哉合金鐵之英行氣託靈服此劍者可以
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允常以魚腸湛盧豪曹
獻吳王僚後闔閭為一女殺生以送死湛盧之劍惡其
無道乃去如楚昭王寐而得之召風胡子問之此劍值

幾何對曰赤堇之山已合若耶之谿深而不測羣神上
天區冶子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猶不可與況駿馬
萬戶之都乎又曰伍子胥過江解其劍與漁父曰此
劍中有七星北斗其值百金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
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區冶子寡人願請
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干將越見區冶子
干將使之鑿茨山洩其谿取其鐵英作劍三枚一曰龍
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楚王問之風胡子對曰欲知龍
淵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太阿觀其鏑巍巍翼翼如
流水之波欲知工市鏑從文間起至脊而止如珠而不

可枉文若流而不絕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於
是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
血千里江水抑折晉鄭之頭畢白史記曰吳季札之
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
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徐君塚樹
而去又曰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
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
慮遠矣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又曰高祖
送徒驪山到豐而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

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
斬蛇增又子貢傳曰越使大夫種言於吳王曰奉先
人藏器甲二十領鉄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
王大說又任安傳曰有詔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
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劍漢書
曰雋不疑字曼倩帝使暴勝之為直指使者素聞不疑
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至門門下
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櫛
落壯又曰陸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瑟侍者十
大貌人寶劍值百金其游漢庭名聲藉甚東觀漢記曰世

祖時有獻名馬寶劍值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
增後漢書應奉傳注延熹中詔曰以奉昔守南土威
名播越賜駸犀方具劍金錯把刀劍革帶各一奉其勉
之 又蔡倫傳曰倫為上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劍及
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 **原**文士傳曰魏文
帝愛楊修才修誅後追憶修修曾以寶劍與文帝文帝
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劍也 典論曰建安二十四
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二寸選茲
良金令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淬以清漳礪以盪
諸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

庫火燒孔子履高祖斬白蛇之劍咸見此劍穿屋飛去
莫知所向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末亡恒有紫氣見斗
牛之間占者以為吳興唯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此氣
愈明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孔章曰惟斗
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於天耳孔章具言精
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
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
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耀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
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
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初出猶是劍入

水變爲龍逐視之見二龍相隨逝焉 沈約宋書曰世祖賜謝莊劍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荅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唐書劉仁軌傳曰仁軌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扶餘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又高駢傳曰蕭勝納賄呂用之求鹽城監駢不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劍須真人取之唯勝可往駢許諾數月勝獻劍七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 又南蠻傳曰南詔異牟尋獻鐸鞘浪劍鬱刃鐸鞘者狀如殘刃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

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鬱刃鑄時以毒藥並冶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鐸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劍王所佩者傳七世矣 又曰裴度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鄆城遇之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 又曰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爲田令孜激變陳敬瑄命將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從兵皆潰獨廳吏一人從息於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無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齋吾印劍指陳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劍擊之墜水

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劍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榜懸
印劍於市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
適廣陵歸高公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遂解印劍
授之而逸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瑛家 又曰田令孜奉
僖宗發寶雞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
晉暉爲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
得前 又曰高郵鎮邊使張雄淮南人善劍號張神劍
五代史曰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
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稍圍之元行
欽望其旗而識之一騎飛馳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

梁兵解去 又曰霍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
者獨客淳于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 又曰
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安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
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旁諾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
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八編類纂曰
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
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
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宋史真宗本紀曰代州進士李光輔善擊劍詣闕帝曰
若獎用之民悉好劍矣遣還 兵畧纂聞曰孫炎爲處

州總制時上方事延攬秀民伏匿山谷中未肯出青田
劉基最知名使者再往不出以一寶劍奉炎炎以為劍
當獻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作詩封還之
仍草數千言陳天時人事

劍三

原鐵英 金穎 上詳劍二 飾鮫 雕蚌 山海經曰鮫

有珠文而堅可飾刀劍口 周遷與服雜事曰劍所從
來久矣其後惟朝服帶劍晉朝代之以木貴者玉飾首

賤者雕蚌 龜文 龍藻 劍則合意飛景台 魏都賦曰

彩之珍素質之寶乍如蔚波映或龜文龍藻苞鋒冰
幹紫穎霜杪服之可以威百蠻指掌可以開昏擾

步光 飛景 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劍 齊金 楚鐵 國語

曰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曰小罪論以
金分宥問罪入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 下詳劍二

玉頭 珠口 有玉頭劍事曰太子儀飾 犀表 魚

文 魏文帝典論曰余好擊劍命彼國工以為寶器飾以

擊則不能斷刺又不能入及加之砥礪則水斷龍角高
誘注曰純鉤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昔良劍也

賜馮 賞魏 東觀漢記曰魏應字尹伯任城人明魯

具劍 張瑩漢南記曰魏應字尹伯任城人明魯

詩章帝重之數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劍玦衣服 辟

問 巨闕 劍一 候天 占氣 上詳劍一 鼓橐

駭鑪 上詳劍一 遷地 徹天 上詳劍二 墜竹 帶槐 吳越

鳥翔飛 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造劍五枚三大二小三曰豪曹

秦客薛獨善相劍王取豪曹示之薛燭曰實非寶劍也

武功

劍

劍

劍

今豪曹五色黥然無華已殞其光亡其神此劍不登斬
而辱則墮於飲中矣王曰寡人置劍竹盧上過而墜之
嘉給縣功曹儀小吏常持劍侍功曹月朔晨朝並持炬
火嘉於投火於地以劍帶槐趨出府門太阿干越
賤記李斯諫逐客上書云今陛下悅之何也莊子云干越之
劍匣而藏之不敢用寶之至也
輕靈異之物
鍾衛 積饒 異物 成陽 文陰 漫 雷煥
終當化去 梁冀帶劍入省張 鄧師 宛馮 有善
國劍履中殿 以 歲 俸 贖 罪 鄧師 宛馮 有善
鑄劍者因以名 宛人 斬馬 買牛 漢書朱雲請上
於馮鑄劍因以名 宛人 斬馬 買牛 漢書朱雲請上
臣一人頭謂張禹也 龔遂為 常盛 不折 景帝賜之
渤海太守令人賣劍買牛 龔遂為 常盛 不折 景帝賜之
劍常盛未嘗服 莊子曰復讐者不折 景帝賜之

砥礪 史記貨殖傳郭氏以洗削鼎食 法言于將
越王鑄八劍六曰滅魂挾之夜行不遇 魘 又 玉
方則克伐未用之時常在匣中如龍虎之吟 又 玉
珥 蒯緱 楚辭曰撫長劍分玉珥 蒯草名纏之也
氣白 色青 拾遺記曰漢上皇賜高祖一劍高祖常佩
白氣如雲出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
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曰靈金藏惠帝
大層中焉郵人張存以踏藕為業嘗於破中見早藕稍
大如臂遂併力掘之深二尺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
之中得一劍長 蘭葉 蓮花 千旗 照平浦 蘭葉 劍也
二尺色青無刃 扁諸 靈寶 閻 既鑄成于皇覽
花劍行歌曰起舞蓮 扁諸 靈寶 閻 既鑄成于皇覽
莫邪 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 閻 既鑄成于皇覽
錢唐 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 閻 既鑄成于皇覽
武 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 閻 既鑄成于皇覽

如鉤縱之鏗然有聲復直

如絃古之所謂靈寶劍也

得劍賈胡售以百萬約明且賈取之農夫夜歸庭中有石

偶以劍指之石遂中斷詰且賈胡載劍至視之歎曰劍

光已盡不復買矣農夫問故曰此名破山劍吹毛

破寶山耳以吹毛吼血杜南詩曰騎突劍吹毛

斷豕揮馬出於林帝射四發輒斃四豕一豕躍及

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

將擊賊耶何懼之甚養病漫筆曰陳同甫名亮號龍

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遇小橋三躍而馬三却

同甫怒拔劍揮馬首推馬外地從步而進稼軒適倚樓

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馬錯荆玉銜越金曹植七

之則已及門遂定交論錯荆玉銜越金曹植七

光之劍綴以驪龍之珠錯采山精候月蝕上詳劍

以荆山之玉在東郡時取官銅物候御羣凶除妖

書云韓延壽在東郡時取官銅物候御羣凶除妖

月蝕鑄作刀劍約鐔放效尚方事候御羣凶除妖

氛傳元正都賦云苗山之鏗鑄以為劍其利也陸斷犀

天下而禦羣凶魏文帝書曰僕有劍一枚賜陳遵

明珠標首藍玉飾靴用給左右以除妖氛

進孔休書東觀漢記云陳遵破匈奴詔賜犀劍漢

莽貴重選門下掾孔休守新都相休不肯受進左手捧

之莽進其玉具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進左手捧

水心曲水寔有金人於水中捧水心劍以奉王

匣千金銘西京雜記云高祖斬白蛇劍以奉王

帝時於外開囊拔劍上銘有風氣射人又云昭

衛君子

斷佞臣

倚天外

入指

司馬傳

東方學

倚天外

入指

衛君子

斷佞臣

倚天外

入指

衛君子

斷佞臣

倚天外

入指

衛君子

斷佞臣

倚天外

入指

衛君子

斷佞臣

倚天外

入指

端上詳後長劍耿介注
 以數寂寂飲訖聞室中
 甚懼夫婦顧寂笑曰奉
 此劍皆入指端至夜分
 語之僧曰此俠也知君
 學凡神山清淨事異於
 僧尼皆學之言記命水
 刻龜形鑄魚膽午鑄三
 多刻龜形以應大橫之兆
 兔食銅鐵吳國武庫中
 膽腎方知兵刃為兔所
 膽為二劍雄為于將雌為
 刀劍錄曰赤烏中有人得
 子曰今劍或絕側贏文
 貴人爭生神芝撞玉斗
 帶之天下宴清如安史黃
 髮則沛公已去鴻門宴使
 張良以白璧一雙獻項王
 以

玉斗一雙獻亞父項王則受璧置
 之座上亞父拔劍撞玉斗而碎之
 杜陽雜編曰德宗將幸奉天自攜
 曰于萬年社稷豈謂狗鼠所竊耶
 獨夜侍從皆見上曰吾碎小冠如
 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後
 附已孫德昭梁太祖頗德其
 曰劍揮雷震劍衣將以斷兇子曰
 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兇
 行德則興戴禮劍之銘云帶之以
 則興倍仁義為劍謀謨為劍
 德則劔仁義為劍謀謨為劍
 當莫之敢禦湯武是也
 云今將以謀謨為劍賦云五采
 耶谿之鋌風博元正都賦云五
 楚之陽劍乃所營耶谿之鋌
 武越銀成乃所營耶谿之鋌
 武越銀成乃所營耶谿之鋌

蛟龍捧鑪 男女進火 又云雷公鼓橐 蛟龍捧鑪 抱
銅鑄五口下其銅於神鑪中 以桂薪燒之 以剛炭鎔之
蛟龍男女進火 劍成各長三尺六寸五分 帶之入水則
蛟龍不 煉質定形 淬鋒斂鐔 大刀寶劍 曠世絕殊
煉質於昆吾之竈 定形於薛燭之爐 王子淵聖主得
賢臣頌曰 工人之用 鈍器也 勞筋苦骨 終日矻矻 及至
巧冶鑄干將之璞 清水淬其鋒 越 磨華陰土 代真
砥斂其鏑 水斷蛟龍 陸犀革 黃土黃土 黃土黃土
人形 雷煥得寶劍 二取南昌 西山黃土 黃土黃土
拭之 劍光愈亮 張華並送 黃土黃土 黃土黃土
多以 劍代形 五百年後 劍亦能靈化 飾犀雕玉
綴珠飾璜 綴以驪龍之珠 錯以荆山之玉 陸斷犀象 未
足稱 馬隨波 截鴻水 不漸刃 傳元正 都賦云 龍淵太
阿巨闕 干將 純鉤 莫邪 辟闕 步光 綴以南海之珠 飾以
夏后 色如秋霜 色如秋水 秋霜 越絕書云 太阿

劍色視之 陸剽犀甲 水截輕鴻 淮南子云 夫純劍
如秋水 陳琳武軍賦云 其劍則越金楚冶 棠谿 斬犀
犀甲 清涇 皓刀 苗山 銳鋒 陸陷 元犀 水截輕鴻 斬犀
名工 清涇 皓刀 苗山 銳鋒 陸陷 元犀 水截輕鴻 斬犀
截蛟 斷金切玉 水截蛟龍 而銳刃之 資亦已露矣
下詳後指 其值千金 可值萬金 呂氏春秋曰 伍員
月倒蟾注 其值千金 可值萬金 呂氏春秋曰 伍員
與之曰 此劍其值千金 願獻之 丈人曰 荆國之法 得伍
員者 爵執圭 祿萬石 余于錫 豈值千金 劍乎 辭不受
值百萬 常存 母鍾夫人 處善 善書 學 長劍七尺 長
簡手 跡 作書 於母 鍾夫人 處善 善書 學 長劍七尺 長
劍一丈 漢書 廣川 王去疾 繆王太子也 好文 辭方 技博
之 作七尺 五寸 劍 被服 皆效焉 班固 通賦 序云 衛
靈公 太子 蒯聵 好劍 帶劍 長一丈 公諫 乃作 短者 長一尺
公知 不可以 天下 名器 上世 名器 為 晉君 作 劍三
武功 乃 遂之 天下 名器 上世 名器 為 晉君 作 劍三

尚書 卷之三十三

劍

古

年而成劍有雌雄天下名器也以雌劍獻君留其雄者
謂妻曰吾藏劍在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生石上劍在
其中君若覺殺吾爾生男以告之及君覺殺干將妻後
生男名赤鼻具以告之赤鼻所南山之松得劍欲往刺
之晉君夢一人眉廣三寸辭欲報仇君覺購求甚急鼻
乃逃朱興山中遇客欲為之報乃列首以奉晉君客令
鑊者之頭三日三夜不爛君往視之客以雄劍倚君
君頭落鑊中客又自刎三頭悉爛不可分別葬之名曰
三王塚典論云楚國太長劍耿介長劍陸離宋
何徐氏七首皆上世名器蓋長劍耿介倚天外楚
大言賦云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劍之陸離冠
辭云余幼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劍之陸離冠
青雲之崔巍汲郡冢劍子喬墓劍冢有銅劍一枚
注長劍五寸世語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人有盜
長三尺五寸無所見惟有一劍停在穴中欲進取之劍
發之者觀之無所見惟有一劍停在穴中欲進取之劍
作龍鳴虎吼遂不敢越女試劍君太習劍吳越春
近俄而徑飛上天越女試劍君太習劍吳越春
有處女道逢老人自稱袁公公問曰吾聞子善為劍願
一觀之女曰妾不敢隱惟公試之袁公即杖篠筵竹

枝上頡頏末隨地女即捷未袁公即飛上樹變為白猿
遂別去桓子新論云君大素曉習萬劍之名凡器遙
視而知不須莒子好劍宣帝求劍左傳莒子庚與
手持熟察必試諸人國患之漢書外戚傳云宣帝養於掖庭
號皇曾孫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張賀謂廣漢曾孫體近
可妻廣漢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
君為侍仔是時公卿議更立后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
臣知指白表紹竦劍酈生按劍後漢書袁紹上書
立許為后承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上問如何人曰
春人抽戈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上問如何人曰
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人
者出而舞舞劍欲擊家語云高陽徒非大儒也使人
拔劍而舞舞劍欲擊家語云高陽徒非大儒也使人
而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而舞以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
環堵之室而待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為衛暴則
以仁固之何待擊乎史記項伯亦起舞以蔽沛公亞父令
頃莊拔劍起舞欲擊沛公項伯亦起舞以蔽沛公亞父令
武部

尚監頌為卷三十三

劍

納劍求地

解劍挂壁

守劍於路

趙公與曹

趙公與曹

趙公與曹

懷而求割地益部者舊傳云趙公與曹
 詳乃歎曰吾無大志故為人輕乃解劍挂壁曰
 乘馬車不遺劍與兒守劍於路有風俗通曰
 復年數歲失母後妻復生一女性僻愛趙公
 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與兒年十五
 後女不肯與請族人謂當以劍占之夫劍主
 者度此女必不還其劍故以此令後人察之
 之官乃奪其財悉以與子先賢曰後將改過
 方時國中乃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後
 無使王烈知者老父失劍於路一人行而遇
 而守之懼後人得之劍主永失欲取而購募
 遂將以告王烈其人乃語之覓而視之乃昔
 名將之至暮劍主還見之曰守吾劍於路子
 也末喜佩劍李寄請劍如也美於色末喜者
 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也美於色末
 有嶺高數十里下北隰中有蛇長七八丈十

玩云欲得童女常以八月祭之凡祭輒吞已用九女李
 誕有小人女名奇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往伺穴口蛇出頭
 大如兩目如二尺鏡寄便淬龍泉水刻鹿盧形發矸之
 龍泉宮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劍特堅利古發矸之
 龍泉宮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劍特堅利古發矸之
 龍泉宮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劍特堅利古發矸之

刃出匣之鋒增指月倒蟾泛海驚鯢越王句踐
 使工人以白牛馬祀昆吾山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
 一名掩日以割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
 日齒水以割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
 驚鯢以泛海鯢飛鳥遊過獨其刃如斬截焉五日
 遇魘以泛海鯢飛鳥遊過獨其刃如斬截焉五日
 切玉如削土木以拔劍擊柱鳴劍抵掌漢書
 應八方之氣鑄之也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
 通傳曰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
 呼拔劍而擊柱上患之黃蛇繞灘青龍突陣開元末武勝
 鳴劍而擊柱上患之黃蛇繞灘青龍突陣開元末武勝
 馳功於伊吾之北黃蛇繞灘青龍突陣開元末武勝

武功於伊吾之北黃蛇繞灘青龍突陣開元末武勝
 武功於伊吾之北黃蛇繞灘青龍突陣開元末武勝
 武功於伊吾之北黃蛇繞灘青龍突陣開元末武勝
 武功於伊吾之北黃蛇繞灘青龍突陣開元末武勝

之知靜江軍忽見灘中雷逐一黃蛇盤繞灘上靜江之
人戲以石投之中蛇鎗然作金聲雷公飛去使人往視
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西陽雜俎曰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敵而旋
未嘗中鋒鎬西戎者爾何不能害青春春曰常見青龍
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春曰常見青龍
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謂
神助將軍也青春知乃劍之有靈也
贈光顏唐書李愬以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
此平之元翼拜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逆天公宜用
顏傳曰光顏嘗從河東軍為裨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
有奇相終必光大操劍參乘抽劍斷鞅漢書曰
乃解所佩劍贈之操劍參乘抽劍斷鞅漢書曰
駕出則侍中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劍參乘
左傳曰襄公十八年晉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
郭榮扣馬以諫齊侯將犯齊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
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
錄曰梁武帝命陶弘景造神劍十三口用金銀銅錫鐵
五色合為之文曰服之者永治四方又曰周昭王鑄

銘曰鎮嶽 刻漢平名 鐫魏武字 又曰漢平帝得
幽谷得一劍有金字銘之曰孟德王帝嘗於
賜陳寵 安帝賜馮石 後漢書云韓稜為尚書令與僕
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署
其名曰韓稜楚龍淵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論者
謂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
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推成壽觀漢記云馮石為安帝
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數日賜
駁犀具劍紫文綬玉玦各一枚
投劍事陸機 山堂肆考曰張良事漢知韓信有將佐才
問曰此劍何名良曰霸諸侯信留良宿與之敘事良因說
子歸漢信從之必霸諸侯信留良宿與之敘事良因說
信歸漢信從之必霸諸侯信留良宿與之敘事良因說
於陸機相謂曰君才如此亦作劫耶非獨汚名亦玷
宗威淵遂淨流投劍改過修行機珍重之便與定交
武力部

雷煥

原候時去國惡無道於吳王 入夜千星幸見知於

劍四

增為隋侯劍立祀漢書郊祀志曰神爵元授斬蛇劍

後漢書禮儀志曰皇太子即位中黃唯得使社公

門掌兵以玉具隋侯珠斬蛇寶劍授唯得使社公

記曰會稽賀瑀字彥琚得疾不知人唯唯得使社公

云吏以將上天入曲房中層架其上層有唯得使社公

有劍使瑀唯意所取而短不及上層取劍而唯得使社公

門吏曰恨不得印可策百神劍唯得使社公唯得使社公

川日月刀劍錄曰夏禹子帝啓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劍

星辰背記藏之秦望山上刻二十八宿而背有文面文為

山川日月同寶鼎之在汾州之浮王氣同寶鼎之在

汾州大梁氏之劍劍水經注曰梁國多池沼時沼中出神

劍七星劍潛確類書曰唐太宗有古劍七星隱顯隨

劍七星劍於北斗恒在燈下試之使人視雲氣過斗

劍七星劍隱顯刻不差齊癆賓唐書顧彥暉傳曰彥暉為東川

號齊癆賓使養子瑀佩之待左右嘗語諸拜三動

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齊癆賓拜三動

潮苦讓不克乃除地刺劍祝曰拜而劍三動者我以拜三動

主至審知劍躍於地眾以為副鱗星鐔西陽雜俎曰

神皆拜之審知劍躍於地眾以為副鱗星鐔西陽雜俎曰

忽有一劍鱗星鐔有而吼常在莊居晴日藉膝而鱗星鐔

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一膽氣伴若不見其人因言我

上界人知公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橫磨

君疾起上界之不中忽隨黑氣著地數日方散橫磨

大劍五代史曰景延廣謂契丹使者曰先皇帝北朝所

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直須長槍大劍史弘

武功部不孫子取笑天下

同鑑類事卷之三十一

劍

直須長槍大劍

史弘

史弘

史弘

板橋王氏劍

又曰馮

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
 大劍若毛錐子則安所用哉
 靈武前王今温鎮靈武失夷落心大為邊患
 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臣願得自募兵以衛乃
 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成蕃夷稍來謁
 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玩之因擊
 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
 谷曰宋凌策舉進士後知益州初策登第夢人以六印
 加劍遺之其後官劍外者凡六人以為異策處事精審
 所至有
 治迹
 守仁少則夢成寧伯貽劍甲榜使治前威寧伯王越登
 寧伯所佩劍為謝則宛然如熟觀矣益沾沾自喜
 劍堂皇又曰大司馬劉天和總制三邊萃羣帥而誓之
 曰有將不用命者徇此指右
 衛南門時衛指揮同知侯端率眾前至東門門閉不得
 入趨南門亦不得入轉至西門弔橋端祝其馬曰我

命不絕汝當努力馬忽然一躍自過城
 濠倉卒間墜一劍於地馬銜起授端

劍五

詩古詩陌上桑曰腰中鹿盧劍可直千餘萬

文帝歌辭云越民鑄寶劍出匣吐寒芒服之御左右除
 凶致福祥 又歌辭云歐氏寶劍何為低昂白如積雪
 利若秋霜 魏曹植雜詩曰美玉生盤石寶劍出龍淵
 帝王臨朝服乘此威百蠻 晉傅元歌辭曰寶劍神奇
 鏤象龍螭文犀飾首錯以明珠光如電影氣燭紫微
 宋鮑照詩曰雙劍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沈吳江裏雄
 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關有崇扃一為天地別豈直

武功

劍

七

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 梁吳均詠寶劍詩
曰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谿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
鏐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攜
崔融詠劍詩曰寶劍出昆吾龜龍夾采珠五精初獻術
千戶竟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持
此問風胡 唐李嶠寶劍篇曰吳山開越溪潤三金合
冶成寶鏐淬綠水鑿紅雲五彩燄起光氛氳背上銘為
萬年字胸前點作七星文龜甲參差白虹色鹿盧宛轉
黃金飾駭犀中斷寧方利駿馬羣騏未擬直風霜凜凜
匣上清精氣遥遥斗間明避災朝穿晉帝屋逃亂夜入

楚王城一朝運偶逢大仙虎吼龍鳴騰上天東皇提升
紫微座西王佩下赤城田承平久息干戈事僥倖得充
文武備除災避患宜君王益壽延齡後天地 郭元振
古劍歌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
良工鍛煉經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
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匣裏吐蓮花錯鏤金環映明月
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
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嘗親近英雄人
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復沈埋無所用
猶能夜夜氣衝天 唐裴夷直觀淬龍泉劍詩曰蓮

花生寶鏢秋日厲霜鋒鍊質纔三尺吹毛過百重 李
賀春坊正字劔子歌曰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
龍子隙月斜明刮露寒練帶平鋪吹不起蛟胎皮老蒺
藜刺鸛鶉淬花白鸚尾直是荆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
坊字接絲團金懸麗艷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
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 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劔
器行曰燿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
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又詠蕃劔曰致此自僻遠
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趨龍
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李白獨漉篇曰

雄劔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羞澀苔生 又感遇詩
曰寶劔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電騰不可衝
白居易鷓九劔詩曰歐冶子死千年後精靈暗授張
鷓九鷓九鑄劔吳山中天與日時神借功金鐵騰光火
翻焰踊躍求為莫耶劔劔成未試十餘年有客持金買
一觀誰知閉匣長思用三尺青蛇不肯蟠客有心兮劔
無口客代劔言報鷓九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誇我鐘
可刺不如持我決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為君使無私
之光及萬物蟄蟲昭蘇萌芽出 又詠李都尉古劔詩
曰古劔寒黯黯鑄來幾千秋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

有客借一觀愛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
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
直士心將斷佞臣頭不願報小怨夜半刺私仇勸君慎
所用無作神兵羞 又詠折劍頭曰一握青虬尾數寸
碧峰頭 韋應物古劍行曰千年土中兩刃鐵土蝕不
入金星滅沈沈青脊鱗甲滿蛟龍無足蛇尾斷忽欲動
時中有靈豪士得之敵國寶仇家舉意半夜鳴小兒女
子不敢近龍蛇變化此中隱夏雲奔走雷闐闐恐成霹
靂飛上天 韓愈利劍詩曰我心如冰劍如雪不能刺
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俱

變化歸黃泉

孟郊詩曰太一裝以寶列仙篆其文

曹唐和周侍御買劍詩曰將軍溢價買吳鉤要與中原
靜寇讐試挂窗前驚電轉略拋牀下怕泉流青天露拔
雲霓泣黑地潛驚鬼魅愁見說夜深星斗畔等閑期尅
月支頭 宋歐陽修詠劍詩曰寶劍匣中藏暗室常夜
明欲知天將雨錚爾劍有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
帝恐躍匣去有時暫開鎬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冰此
劍在人間百妖夜收形姦兇與佞媚膽破骨亦驚試以
向星月飛光射櫂槍藏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 蘇軾
詩曰雨餘江清風捲沙雷公躡雲捕黃虵虵生空中如

注矢雷公煜煜燒虵尾或投以塊鏗有聲雷飛上天虵
入水水上青山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脇生
碧花猶是江西老蛟血蘇子得之何所為蒯緱彈鋏詠
新詩君不見凌煙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柱頤水明
潘仲文賦得雙佩劍送方生趨幕府詩曰延津雙玉虹
神物合雌雄易用千金購難為一割功塵埋餘斗氣歲
遠結陰風感激封侯去龍鳴出匣中 張元凱匣劍詩
曰生長夫差國家任專諸里鍛鍊昆吾成一匣明秋水
秋水泠泠聲繞扉淒清中夜蛟龍歸空廬獨抱朗月卧
高天颯動霜華飛提攜神物無人覺何來白虹長在握

鋒芒衛霍耀天山精靈荆聶傾河嶽結客紛紛向五陵
呼盧博采且浮沈寧輸百萬留三尺懸在腰間酬寸心
鷓鴣新淬光如晔照見人間不平事玉玦金環日月間
匣中一朶明珠淚巖城吹角秋夜清風淒月肅鄰雞鳴
擊衣起舞欲拔劍無乃歲久青苔生莫邪空老無人齒
世人共寶鉛刀耳幕南塞北行路難酬恩報怨竟誰是
淪落沈埋一蒯緱恥將彈鋏動諸侯豐城不掩干霄氣
越石何嗟繞指柔 俞仲蔚寶劍篇曰吾聞龍泉太阿
之寶劍此物往往鍾神英人間得名千萬載國內惟有
徵求兵昆吾之穎茨山精銀花繡出霜雪明星氣朝朝

鴻鵠紫龍光夜夜芙蓉生文章已足清朝貴勲業還爲
猛將驚七雄五列雖已矣報讐報恩心未已非但飄淪
古獄邊亦會提攜楚城裏崢嶸磊落世兩見斷蛟割犀
竊所恥天下嘗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朝馳咸陽
莫雲中此間未必皆成功但看古來功名士殺身濺血
俱英雄嗟哉神物會遇亦有以至今升騰變化爲飛龍
薛蕙寶劍篇曰昔聞歐冶鑄寶劍冶中蛟龍歟揮霍
冶開火歇蛟龍失黯黯青雲吐芒鏑赤山丹液色鬱勃
白帝金精氣縈薄翠珉磨出冰洞明寶鞘裝成金錯落
鷓鴣膏瑩科斗字鹿盧玉映芙蓉萼坐上傳看疾風起

尊前拔舞驚虹躍蚩尤蒼黃化日隕天吳辟易隨潮却
果然魑魅忌精爽坐令神物藏冥漠由來世事不可測
須臾淪落豐城側玉珥彫零苔蘚昏雪花蠹蝕塵沙黑
當年得意斷犀象今朝失路埋荆棘地底龍眠鬼猶泣
斗間氣騰人未識泥塗污辱君勿悲風雲變化時將逼
掘獄重開雙寶刃入市爭酬萬金直自古英雄每如此
平生蹉跌長歎息哀歌謾作行路難高飛自有橫天翼
李東陽挂劍曲曰長劍許烈士寸心報知己死者豈
必知我心元不死平生讓國心耿耿方在此 沈貞吉
詠劍曰三尺精靈夜吐輝曾聞天上化龍飛千金空落

英雄手不斷人間是與非
蘇伯衡元潭古劍歌曰扁
舟昔向元潭過聞有古劍留巖阿欲觀躊躇復不敢只
恐開匣踴躍翻滄波此時解后都城裏玉質珠輝那得
比元靈外護朱草莖赤日天中湧湖水想當旌陽初鑄
成橐籥元氣驅六丁星象失光彩白藏儲精靈不然長
纜尺又半如何照室影凌亂神光兔脫飛雪霜寶氣龍
騰貫霄漢自從斬蛟江水中濁世餘子誰能庸長伴空
山棲遁者但見白晝風雲從邇來閱歲未五十兩度江
湖寄蹤跡瑤臺月夜聽吹笙金界晴空逐飛錫昔至燕
京時太平今留石城氛浸清乃知神物等鎮圭冥漠自

有神提攜由來治忽係出處非是漂泊東復西聖明御
九有妖孽俱授首旣非假道斬大蛇何用軍中撞玉斗
明朝且賦歸去來彭蠡扁舟落吾手申之以歌曰我知
爾今爲赤虬上帝有命兮下土留爲民捍患兮萬歲千
秋彭蠡之與兮蜿蜒所鳩爾之歸兮徑中流慎勿奮飛
兮從爾儔使我思爾兮離憂舞蛟鱗兮與鱣鯁 孫伯
融寶劍歌曰寶劍光耿耿佩之可以當一龍只是陰山
太古雪爲誰結此青芙蓉明珠爲寶錦爲帶三尺枯蛟
出冰海自從虎革裹干戈飛入芒碭育光彩青田劉郎
漢諸孫傳家惟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

桃花痕山童神全眼如日時見蜿蜒走虛室我逢龍精
不敢彈正氣直貫青天寒還君持之獻明主若歲大旱
為霖雨 王元章劔歌行曰先輩匣中三尺水斬蛟曾
入吳潭裏提歸未肯策奇勳軒冕泥塗真戲耳雞林削
鐵不足比昆吾百鍊安能齒淬花不瑩鸚鵡膏掉箭却
敲鸞鳳隨憶昔破敵如破竹帶霜飛渡桑乾曲於今繡
澀混鉛刀不遇何異荆山玉驚雷夜作青龍哭血痕冷
剝苔花綠野人一見駭心目到手撫摩看不足雪花皎
皎明闌干毛髮凜凜肝膽寒老軍整冠長慨歎願欲置
諸武庫間書生無用且挂壁引杯時接殷勤歡天眼太

高俗眼頑銳鏘宜許兒曹看先生有志不在此出處每
談徐孺子清高厭覓萬戶侯笑引江山歸畫史我來四
十鬢已班學劔學書俱廢弛五更聞雞狂欲起何事英
雄心未已

原銘漢李尤寶劔銘曰五材並用誰能去兵龍淵躍奇
太阿飛名陸斷犀兕水截鯢鯨縉紳咸服翼宣儀刑豈
徒振武義合金聲 後漢崔翹刀劔銘曰歐冶運巧鑄
鋒成鏹麟角鳳體玉飾金錯 又刀劔銘曰龍淵太阿
干將莫邪帶以自禦曩曩吐花 士孫瑞劔銘曰天生
五材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勳伐彌

武功
開盤類
卷三十三
三

彰暨彼良工歐冶干將爰造寶劍巨闕墨陽精通皓靈
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曜威耀武震動遐荒楚
以定霸越以取彊 晉傅元劍銘序云道德不修雖有
千金之劍何所用之先王觀變而服劍所以立武象也
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則親用之銘曰光文耀武以衛乃
國 裴景聲文身劍銘曰器以利顯實以名舉長劍耿
介體文經武陸斷元犀水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
張協泰阿劍銘曰泰阿之劍世載其美淬以清波礪
以越砥如玉斯曜若景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孔帖潘存實藏劍銘曰龍入泉星上天雄雄神器蓄在

人間於戲動不仁靜不德雖百煉之鋼於愛身也奚力

增贊唐李德裕贊曰公之智決利若青萍

增七晉張協七命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耶谿之鋌赤
山之精銷踰羊頭鑊越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
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流綺星連浮綵豔
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鏹水凝冰刃露潔形冠豪曹
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
截蛟鴻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爲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
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形震薛燭光
駭風胡價兼三鄉聲貴兩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

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
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成風此蓋希世
之神兵也

增 魏陳琳牋曰君侯體高世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
刺鐘無聲應機立斷

原 啓梁簡文帝謝敕賚方諸劍等啓曰纔發紫一作函

彫奇溢目始開泥一作檢麗飾交陳已匹丹霞之暉乍

比青雲之制身文自貴器用惟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
沈約爲東宮謝敕賜孟嘗君劍啓曰田文重氣狗名
四豪莫及寶劍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

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匕首

原 鹽鐵論曰匕首短劍也長一尺八寸 通俗文曰匕

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諸葛故事曰

成都作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典論曰昔周魯寶雍

狐之戟屈盧之矛孤父之戈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

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 又曰魏太子造百辟

匕首三其一理似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

揚文其三狀似龍文名曰龍鱗 **增** 鹽鐵論曰荆軻懷

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不足恃也

七首二

原說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按其七首起曰今將是矣王變色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生故也 神仙傳曰有書生姓張就李仲文學隱術久無所得患之張懷七首斫之仲文笑曰我寧可殺 **增**魏志典韋傳曰韋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為讐韋為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

車載雞酒偽為候者門開懷七首入殺永並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 談藪曰兀未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未有所佩七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七首將殺之未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未曰何故曰我夫為汝殺吾欲報仇未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為汝別求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即以嫁之丘宗卿同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為兀未也 牟州史料曰張大司馬佳婿為滑令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徑

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
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七首交置於項乃知為劫賊

七首三

原曹沫投專諸進曹沫為魯莊公將與齊戰三敗莊
於柯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左右莫敢動問曰子將何欲
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誠壞即壓
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還魯之侵地既而曹沫投七
首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
曰不可吳公子光將令專諸殺吳王僚四月丙子光
伏甲士於宮室乃請王僚酒酣公子光行為是疾入窟
使專諸置匕首於魚腹中而進王既至前專諸魚因
以匕首刺王際立死左右亦殺專諸闔廬立乃封專諸
子為楊懷佩鄧遵得零陵先賢傳云劉璋請劉備
上卿及子禕懷從之酒酣備先將懷數諫不聽備亦設
宴請璋及子禕懷從之酒酣備先將懷數諫不聽備亦設
首謂曰將軍七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乎懷遂與之備得

七首謂懷曰汝小子何敢問吾兄弟之好耶懷罵言未
訖備斬之東觀漢記云鄧遵破匈奴得七首三千枚
又曰笑開燕七首
趙七首燕七首李白詩曰袖中趙七首買白徐
又曰笑開燕七首
原虞帝七首高宗七首漢書王
首拂拭竟無言
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細袖服帶壘鼓持虞帝
七首天文郎按拭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
拾遺記云漢太
上皇得高宗七首
藥焯以試圖窮而見太子丹使
荆軻刺秦王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
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而濡縷人無不立死
者乃裝為遺刺而七首見
獻燕地圖窮而七首見
云提一七首入不測疆秦
荆軻
提入疆秦
摘中銅柱
引七首以擲秦王不測疆秦
荆軻
提入疆秦
摘中銅柱
百
金七首後魏叔孫俊傳曰太宗初命俊與磨渾等拾遺
舉動有異便引手擊之乃於懷中得
為大逆俊覺悅
兩刃七首遂殺之
下見藥焯以試注
武功部

荆軻刺秦王豫求天下之利七首得趙人徐夫人七首
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焯之以試人而濡縷人無不立死
者乃裝為遺刺而七首見
獻燕地圖窮而七首見
云提一七首入不測疆秦
荆軻
提入疆秦
摘中銅柱
引七首以擲秦王不測疆秦
荆軻
提入疆秦
摘中銅柱
百
金七首後魏叔孫俊傳曰太宗初命俊與磨渾等拾遺
舉動有異便引手擊之乃於懷中得
為大逆俊覺悅
兩刃七首遂殺之
下見藥焯以試注
武功部

七首四

增 水斷虬龍陸斬虎兕拾遺記曰漢太上皇微時佩一
是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
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笑答
曰為天子鑄劍慎勿泄言上皇謂為戲辭而無疑色工
即成神器可以射定天下昂星為輔佐以鐵三獮木哀
火盛此為異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為七首其利難儔
水斷虬龍陸斬虎兕陸斬虎兕陸斬虎兕陸斬虎兕
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七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
砥斂鏐終為鄙器上皇則解七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
衝天日為之書晦及乎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野
人於陌上投余云是廢時靈物世相傳上有古字記
其年於陌上投余云是廢時靈物世相傳上有古字記
常佩於身以鐵三獮天已定呂后藏於寶庫庫中守
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
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

增 北帝所佩通鑑唐紀曰高駢好神仙信任
兵器名曰北帝所佩
北帝所佩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
玉常置不刺頭星樣勝覽曰瓜哇國人生子一歲便
坐隅牙雕琢為靴几男子老幼貧富皆佩於腰間若有
爭言即拔刃相刺蓋殺人逃三日而出即無事矣
羊角七首說淵聶隱娘傳曰隱娘自言被一尼挈去教之
都市中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為水
七首五

增 唐李白俠客行曰少年學劍術七首插吳鴻由來
 萬夫勇挾此生雄風 明王原吉小七首歌曰水晶生
 苗月芽直彗芒披雲電流隙螫蛇斷尾短草間海鶻褪

武功部

增詩

七首

三

翎霜雪色宋斤魯削讓隋刻金錯錐刀豈其敵吳鴻扈
稽飛著體不曾為主開邊鄙嗟茲神物久泥滓用之可
以報國士簷冰卓筋日黯空稍玩股掌生雄風鮫魚室
卧縞帶影長鉞辟易萬雉墉古昔客堪素王胸幾仆翠
鳳咸陽宮由來意氣泰山重命甘燎毛不旋踵誰隳古
制鑄小之佩稱衣冠加琬琰我歌三歎淚滿裾曹鱣豫
聶無時無

原銘晉張載七首銘曰先民造制戒豫惟謹七首之設
應速用近既不忽備亦無輕念利以形彰功以道隱

鉞一

原莊子曰天子之劍韓魏為鉞諸侯之劍豪傑士為鉞

劍詳

鉞二

原戰國策曰馮謹為孟嘗客彈劍鉞而歌曰長鉞歸來
乎食無魚

鉞三

增齒鉞 左思吳都賦曰毛羣以齒角為
牙鉞下詳劍四鄭雲達事

鉞四

增詩魏曹植詩曰長鉞鳴鞘弓

原銘晉張協長鉞銘曰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鉞陸離

武功部

尚書類考卷三十一

鉞

三

弭凶防違素刃霜厲溢景橫飛 又短鋏銘曰器用多
品詭制殊觀亦有短鋏清暉載爛昔在先朝戢兵靜亂
惟皇寶之優而弗玩

斧鉞一

增釋名曰鉞豁也所用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 字林
曰鉞王斧也 書顧命曰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
冕執鉞立於西堂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遏 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
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
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 太公六韜曰將旣受命乃

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
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
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
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尉繚子將令曰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
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
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 漢書刑法志曰大刑
用斧其次用斧鉞 晉書天文志曰天槍三星在北
斗初東一曰天鉞曰天之武備也 又曰參十星一曰
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 摯虞新

禮議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
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潛確類書曰黃帝作斧鉞 又曰戚揚二者斧鉞之別
名戚爲斧揚爲鉞斧小於鉞鉞大於斧 又曰有玉斧
資斧方斧月斧 海錄碎事曰蕭斧越斧也 太元經
曰上九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測曰蛾蛾之斧利征亂
也 崔豹古今注曰金斧黃鉞也鐵斧元鉞也三代通
用之以斷斬今以金斧黃鉞爲乘輿之飾大將軍出征
得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

斧鉞二

考左傳曰襄公三年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
戮其僕晉侯怒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劔士魴張老止
之公讀其書曰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
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
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 又曰昭公四年
楚子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
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
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 史記魯周公世家曰湯自把鉞
以伐昆吾遂伐桀 史記魯周公世家曰周公把大鉞
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 司馬法曰夏執元戊殷

執白戍周左杖黃戍右秉白旄

說文云戍俗作鉞非是

後漢橋

元傳曰四府舉為度遼將軍假黃鉞

吳志陸遜傳曰

曹休舉眾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

玉海

曰蜀建興三年諸葛亮南征賜金斧鉞一具

又曰魏

辛毘杖黃鉞當軍門立

又曰晉安平王孚王導為大

司馬皆假黃鉞

又曰謝安太保進加黃鉞

五代史

曰王凝妻李氏凝卒李氏攜其子負遺骸以歸東過開

封止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

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

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

一手並汗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為之彈指或為之泣下

斧鉞三

飾怒

耀威

禮記曰軍旅鉞先王所以飾怒也曹植王仲宣誄曰我公奮鉞耀威南楚

陳戈講武

專征

行罰

史記云糾因西伯於姜里西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物善馬以獻紂紂乃殺西伯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鉞得專征伐楚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久得長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偏地文藻粲然自嚴時流傳大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朝會則一人持之立於陛下所以正人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伯之臣闕天之徒求美女奇

原建齊斧

樹齊斧

日月而招搖

建齊斧揮工

武功部

斧鉞

斧鉞

斧鉞

鍾之靈輅 成公緩云元冬暮歲三時既終南軒晨曜
東壁夕中嚴霜肅然寒氣始降於是建吳戈樹齊斧鳴
金鼓陳虎旅將校獵以 仗黃鉞 建元鉞 尚書牧誓
展威順天時而講武 孔安國傳云鉞以黃金飾斧左
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把旄示有事於教 崔豹古
今注云元鉞諸公主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
者以爲戒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也
大車斧 大柯斧 乙丑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元年四月
枚侍臣劍八枚將軍手戟四枚 一名天鉞 黃金飾
蒼玉造 上見仗黃鉞注 先凱樂 齊軍旅 周禮夏官
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獻於社 陳琳傲
吳將校部曲曰要領不足以之膏齊斧注云斧所以整
齊軍 蚩尤秉鉞 方相秉鉞 蚩尤秉鉞奮鬣被緞禁
禦不若以知神靈 又東京 繫表於斧 鐫名於斧
賦曰方相秉鉞巫覡操劔

通鑑唐紀曰初殿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
頃審素二子瑗瑒皆幼坐流嶺表尋歸謀伺使復讐
三月丁卯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
江外史科曰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爲有司所得
兪州史科曰孝子王世民其父爲族兄毆死世民尚推
既長每歲旦即謁家祠之父主前而以兩筵簿卜之不
吉則掩泣而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治工所鑄一利刃
已厭其薄不任棄之復爲剛斧鐫姓名於背而匣焉日
所伺族子

斧鉞四

首繡衣持斧 漢書篤不疑傳曰武帝時盜賊起暴勝之

州 伐朝菌 蕭斧而代朝菌 蔡戟即爲斧鉞後漢

躬傳曰蕭斧而代朝菌 蔡戟即爲斧鉞後漢

平其罪 斬以明法 律名入議 議者皆然 固奏躬獨曰

武於功 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 彭既無斧鉞

斧鉞

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
 傳運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
 祭服即為斧鉞於法儀鎧唐書儀衛志黃麾仗第二
 不合罪帝從躬議儀鎧行儀鎧五色幡宋志儀
 鎧屬秦漢有之唐用為儀仗刻木畫大渡河宋太
 如斧柄以黃上綴小錦幡五色帶取滇以圖進於上太
 隆四年平全斌魏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
 祖鑿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蕃吾
 有也寧言而死於斧鉞宋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
 不忍不言仗兩鉞厚相結而宣平王朱永與王越
 而尚書陳鉞既以建州之役中貴武狀者換雙斧踉蹌而
 前者阿丑嘗於上曲宴為中貴武狀者換雙斧踉蹌而
 右顧其手曰我惟仗此兩鉞耳

斧鉞五

增賦晉張平子東京賦曰我世祖念之乃龍飛白水鳳

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四七二十又曰戴金鉞
 而建黃鉞

增制唐天寶制曰黃鉞古來以金為飾金者應五行之
 數有肅殺之威去金稱黃理或未當其鉞宜改為金鉞
 副鉞威武之義焉

增文漢終軍上對曰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
 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魏陳琳檄吳將校
 部曲文曰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
 破又曰仗鉄嬰鉞首腰分離

增論鹽鐵論繇役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

武功部

卷一百一十三

斧鉞

至其抽筋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 晉范蔚宗宦者傳論曰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三

